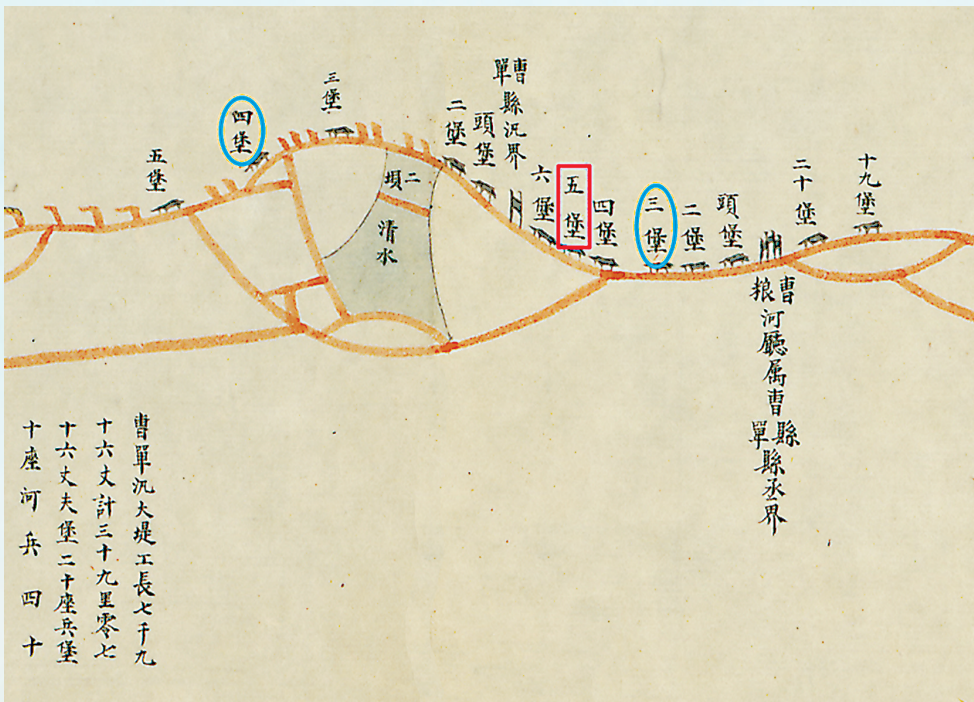


# 刘墉堵龙门与单县大沙河的由来

□关延平 高元杰

大沙河(又名东沟河)是贯穿单县县域的最大河流,其源头浮龙湖是菏泽市最大的平原水库,二者都被选入国家级水利风景区,让单县成为菏泽市唯一拥有两个国家级水利风景区的县区。大沙河和浮龙湖的由来与黄河决口密切相关,在民间就有“刘墉抛龙头拐杖合龙”的传说。这背后隐含了怎样的历史故事?这些历史故事又给单县留下了怎样的地名记忆?



助，转为不幸中之幸。”为此，他甚至专门派发了四十支大藏香，让大臣去感谢河神：“特发去大藏香四十支，著交倭伦布二十支，于睢汛一带河神庙敬谨祀谢，其余二十支著交伊江阿，于曹汛一带河神庙敬谨祀谢。”为什么睢汛大决口，皇帝却如此高兴呢？因为他认为睢汛决口后下游就会断流，曹工就很容易堵住了，所以是大好事。至于黄河洪水泛滥商丘、亳州、宿州等地，反正能够汇流到洪泽湖中，不会威胁运河漕运，就没必要那么焦急了。事情的发展确实像皇帝期待的那样，曹、单黄河干涸，“遂堵头、二两坝，于十一月二十五日竣工”。

## 堵口工程与地名记忆

一般的堵口工程主要由大坝、二坝、挑水坝和引河组成。曹工堵口由于大坝口门刷深无法施工,在大坝和二坝之间又新筑了一坝(新二坝),原来的二坝则变成了三坝。这些堵口工程深刻地改变了区域水文地形,留下了众多的地名记忆。

大沙河便是黄河在嘉庆二年七月的决口冲击而成，也是黄河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的行洪干道。嘉庆三年正月以后，口门复塌冲成的30-40米深的深塘，从大坝之后穿越二坝，一直延伸到口门王楼和堤头村，形成的深潭一部分成为今天的月亮湾水库，至今依然可以看到。嘉庆三年，经刘墉认证的二坝，西起苗土楼与原涝水堤相接，绵延东南绕过张集村偏向东北，在石小洼东侧与涝水堤相连，成为后来的临水堤。今张集村西的龙门口，就是民间传说中“刘墉抛龙头拐杖合龙”故事的发生地。今天浮龙湖水库则是当年临水堤（二坝）、缕堤（水库北岸）和格堤（水库东、西两岸）围成的集水地。只是堵塞漫口所筑的大坝（头坝），因为典籍语焉不详，具体位置不好判定。典籍记载漫工堵合后，因为大坝挺入河心占据河道大半，有碍行洪被弃。现在单县浮岗镇黄河故道边有大坝林庄村，河南省《虞城县志》（民国版）记载，因嘉庆年间筑坝而得名，或许是头坝的终点所在。

(作者单位:聊城大学黄河学研究院)

## 大沙河形成的真实年份

对于大沙河的由来，民国《单县志》记载：“大沙河，清乾隆五十一年曹工河决塞后所遗。”意思是说，大沙河是乾隆五十一年（1786）黄河在曹县决口造成的，这一说法被后世接受，广为流传。但当我们回溯清代水利文献与正史记载时，却发现该说法面临严峻挑战——遍查《清实录》《河渠志》《行水金鉴》等权威典籍，均未找到乾隆五十一年黄河在单县、曹县交界区域决口的任何记录。

在乾隆五十一年前后二十年内,涉及曹、单地区的黄河决口只有两次:一是乾隆四十六年(1781)仪封县青龙岗之决;二是嘉庆二年(1797)曹县曹下汛二十五堡之决。仪封青龙岗之决只是洪水漫流曹、单、丰、沛入昭阳等湖,到单县时冲激力已经削弱,而且其走势也与大沙河不同,可以排除其与大沙河形成的关系。曹下汛二十五堡(后改称粮河厅五堡,今属单县)决口,正在曹、单交界处。《续行水金鉴》记载,堵口工程起点二十三堡(后改为粮河厅三堡)堤北有峨眉殿,正在今浮岗镇西南;决口后,自浮岗镇以下河道淤塞,也说明决口地点在浮岗镇西南,与民国《单县志》“(大沙河)自曹工之龙门口

起,龙门口在单之西境堤头村西里许”相合。综上所述,大沙河的形成本始于嘉庆二年的黄河决口,而不是乾隆五十一年。

## 曹工堵口始末

乾隆末年以降，黄河决溢次数不断增多。嘉庆元年（1796）六月河决丰汛六堡，二年七月河决碭山杨家坝，都导致丰、碭河道淤积高仰，河水下流不畅，压力往上游积压。就在碭山杨家坝决口堵筑期间，两江总督苏凌阿、南河总督兰第锡“忽见大河来水平缓，心甚惊疑”，连忙派人往上游查看，发现“山东曹汛二十五堡已漫溢过水三十余丈”，黄水从北岸倾泻而下直冲单县，才导致碭山黄水骤减。据山东兗沂曹道孙星衍（清代著名经学家）奏称，二十五堡决口的准确时间是七月二十四日。

由于曹汛决口在北岸,会威胁到运道的安全,嘉庆皇帝非常重视堵口工作,急令山东布政使司马骕(不久升任东河总督)、江苏巡抚康基田(原山东布政使,不久改任东河、南河总督)驰赴曹县,协同山东巡抚伊江阿堵筑决口。下游的碭汛决口因为曹汛的分流,很快就在八月初三合龙成功。东河总督李奉翰(不久升任两江总督)也随即率领河营驰赴曹县帮工,苏凌阿、兰第锡则抓紧时间

疏浚曹汛二十五堡到江南石林之间淤塞的旧河道,以保证曹工堵口之后黄水能够回归旧轨。

八月初五，决口口门扩大到九十余丈（约300米）。李奉翰、伊江阿、康基田等开始修筑大坝、二坝、挑水坝，开挖将黄水引入旧道的引河。他们预计十一月初坝工合龙，但到了十一月底仍没有上奏进展，这引起了皇帝的忧虑，下旨切责。李奉翰等回奏称口门还有二十九丈（约96米），担心冰凌推挤，水流不畅，反攻坝身，请求暂缓开放引河。十二月底，伊江阿、康基田奏称口门合龙后，很快就被冲毁了。

嘉庆三年(1798)正月二十八,西坝后段陡然坍塌十一丈(约36米),大水倾泻而下,冲出深达九丈多(约30米)的“跌塘”。嘉庆皇帝闻讯震怒,责令坝工坍塌后的一切费用由李奉翰等四人赔补。李奉翰等人再次承诺,将在3个月内完成堵口工程。但到了三月中下旬,黄河水势又涨,将口门淘刷到十一二丈(约36-40米)深,随筑随塌,无法施工。李奉翰等只能在大坝和二坝之间,另寻地方重新筑坝。他们强调去年积累的埽料已经用完,只能等到今年七月以后“水势渐落,新料登场”之时再行堵筑。嘉庆皇帝对李奉翰等人的拖延非常不满,但也没有办法,只能将他们的顶戴花翎革去,令其戴罪立功。

## 刘墉参与治河

为了确认李奉翰等人的新计划是否合理,嘉庆皇帝不顾大学士刘墉年老体衰,急派这位79岁的老臣协同兵部尚书庆桂前往工地查勘。刘墉等人四月出发,五月抵达工地,勘察漫工后,上《查勘曹汛漫工情形折》,认为口门已经跌成深塘,无法施工,支持李奉翰等人秋后再行堵筑的主张。刘墉还表示,应该趁着这段时间将下游旧道拓宽挖深,以便将来合龙时,大溜能够畅流无阻地归入旧河。随后,他们便去下游查勘了。五月十一日,刘墉等人汇报了查勘结果:“今据勘明下游一带,间有淤沙一二尺至六七尺者,可见前此办理未善”,要求两江总督等地方官员应在秋汛之后、曹工开放引河之前,将下游一律挑深到二丈之数。嘉庆皇帝收报后表示支持,下旨切责地方官员认真对待。此后,刘墉就完成勘察河工任务,返京复命了。

到了秋后,李奉翰等人正在发愁如何兴工,没想到八月底,黄河上游睢州上汛南岸突然决口,漫溢十余丈,到九月初一已经扩大到一百五六十丈宽,十分之八的河水旁溢而出,只有十分之二的河水仍在旧河。对于这次重大决口,嘉庆皇帝不但没有震怒和忧虑,反而颇感庆幸。他在上谕中说:“今北岸曹工未堵,而睢州南岸漫溢夺流,未必非天佑